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1SHIJI ●
ZHONGGUO ●
WENXUE ●
DAXI ●
2005NIAN ●
ZHONGPIAN ●
XIAOSHUO ●

2005年
中篇小说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孟繁华

2005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5年
中篇小说

- 专家视野
- 民间立场
- 权威选本
- 为世纪文学存档

ISBN 7-5313-2993-X



9 787531 329930 >

ISBN 7-5313-2993-X

定价：26.00元

2005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5年
中篇小说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2005NIAN
ZHONGPIAN
XIAOSHUO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孟繁华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 韩忠良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年中篇小说/韩忠良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ISBN 7-5313-2993-X

I. 2… II. 韩…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35721号

2005年中篇小说

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415千字

印张 15.25 插页 2

印数 1—8000册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25872814-2050

经典终结时代的成熟文学

——《2005年中篇小说》序

孟繁华

当文学被无数次宣布死亡之后，再讨论文学经典的终结，似乎就不再危言耸听。事实的确如此，在通俗文化成为当下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所有的人都被其围困和渗透的时候，这一文化形式似乎也就成了提供意义与快乐的唯一源泉或取之不尽的天然宝库。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从70年代、中国内地从90年代开始，包括文学在内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日益淡化、相互兼容或相互妥协的趋势形成了无言的默契或契约，从相互敌对、戒备到相互模仿和借鉴已人所共知。特别是一些高雅文化的创作者，也因各种能够理解的因素投身参与通俗文化的生产，他们的双重身份以极端和典型的方式证实了两种文化兼容和妥协的存在。文化精英决绝的面孔正为谦和所替代；而一些通俗文化的生产者，在民间聚敛了文化资本之后，也转向了文化精英身份的塑造。身份的转换和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文化/文学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文化绝对主义者依然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坚持他们非此即彼的立场，或是坚决捍卫经典文化的地位，坚决排斥通俗文

化；或是极力鼓吹通俗文化而诋毁精英文化。任何问题，表达立场是容易的，但仅有立场是不够的。当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化格局成为事实的时候，文化绝对主义者做出结论的地方，恰恰是我们应该开始的地方。

于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当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对文学艺术功能的理解是否也应该做出调整；文学经典经历了风雨飘摇并最后终结，但文学经典作为文化遗产是否应该抛弃，经典过后，是否今天的“经典”写作也最后终结了。对第一个问题的理解显然是肯定的。或者说进入消费社会之后，“消费”是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于是，不仅出现了与商业利益相关的各种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它也适应了消费者对“轻松”、“抚慰”文化需要的诉求。不仅图像帝国飞速发展，而且选美大赛、模特大赛、影楼、美容院、专卖店、健身房、咖啡屋、小酒吧以及中产阶级杂志等更是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展现得日新月异。那些非商业化的嘉年华、大众体育等几乎伴随着年轻和不年轻的人们度过每一个白天和夜晚。对2005年的中国文化生活来说，没有人会忘记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和网络控制的“超女”运动，当然也没有人会不清楚它背后的商业动机，但它精心的策划几乎使成千上万的人们为之疯狂或身陷其间。当木子美的《遗情书》以肉体炸弹的方式摧毁了男性建构的道德底线之后，“带菌的文化”逐渐为集体狂欢所取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化场景，就是当下大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没有长久的文艺沙皇，没有恒久不变的文化消费的宰制者。我们可以批判这种文化的肤浅、流俗乃至短命，可以冷眼旁观不为所动，但那确是平民文化的节日，而且正在将每一天都变成节日。文艺功能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正在为消费的意识形态所置换。如果以为这种消费功能只存在于大众文化形式中是错误的。事实上，“经典”写作或严肃写作的文本里，已经渗透了大量的消费文化的因素。小说创作在方向上急转直下，正在向“小说”的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些

聪明的大众文化制作者，早已将眼光投向正统或主流小说家，他们发现了正是在那里蕴涵了消费文化最丰富、最有商业价值或最值得改造的作品，而且屡屡得手。“先锋文学”的衰落和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先锋小说家重新回到“故事”等趋向，也都证实了精英意识的收缩和通俗/高雅界限的淡化。

这是一个不能改写的文化背景，文学经典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期而遇。因此，文学经典的终结并不是发生在文学内部。或者说，就当下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它恰恰达到了百年白话文学最成熟的时期。这种成熟不只是说它在技巧、技法的层面更为圆熟和得心应手，同时更在于文学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自梁启超时代开始，小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极高地位，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也赋予了小说不能回避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宏大的叙事形态不仅是小说自身的选择，同时它也处在被历史选择的位置。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建构的历史哲学和本土文学的“史传传统”，也在内部规约了小说的话语方式。国族关怀成为小说主要或基本的关怀对象，应该在历史的范畴内来讨论。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后，小说的关怀对象或叙事对象也理所当然地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终极原因也是历史的选择和被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后来的研究者或批评家“解构”或“颠覆”的结果。当然，对适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或构成对应关系的文学批评来说，它起到了推波助澜或加快实现的作用也是事实。但与经济生活和社会接受心理比较起来，批评家的话语力量实在是有限的。小说完成了历史的期待和过高的自我想象并不堪重负之后，回到了它原来的起点，成为真正的“小说”而不再是“大说”。这是小说真正的成熟。

因此，“小叙事”、私人经验或个人关怀是当下小说创作最常见的叙事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小叙事”或个人关怀，仍然不同于通俗文学或畅销小说。后者延续的是“鸳鸯蝴蝶”、“礼拜六”、“红玫瑰”、“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等传统，是风

花雪月、都市风情、官场奇观以及“小资情调”或煽情的悲欢聚散，是市民趣味甚至是还童术。而我们谈论的这种小说，虽然回到了“小说”的起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来形成的文学传统仍然在潜隐地承传。在注重艺术“意味”的同时，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心灵世界的关怀，仍然是区别于通俗文学的基本特征。这里选编的2005年的中篇小说，几乎都是现实题材的作品。每个作家的经验不同，题材或叙述对象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都通过生活的表象并洞穿表象试图揭示出隐含于生活背后的真相，表象不仅仅是一种只可感知和可见的存在，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事件和现象，它是有“意味”的。这种动机和努力，使2005年的中篇小说不仅气象万千，而且坚持或强化了它的艺术力量。在这一点上，我们通过中篇小说似乎又看到了严肃艺术对历史的延续和联系，经典遗产的继承者还大有人在，经典的时代终结了，但经典的写作方式并没有、也不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它们是个人的经验，同时也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经验。

这一年有许多作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韩少功的《报告政府》无论对2005年的文坛还是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对文坛来说，这部小说所涉及的领域鲜为人知。一墙之隔划分了两个世界，生与死、善与恶、正与邪等，是我们基本的认知或了解，那是一个神秘和令人难以想象的所在。但韩少功所书写的监狱景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里的残酷、丑恶甚至血腥不仅仍在暗中上演，而且也有超级智慧、绝顶聪明在极限的环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人，其内心深处仍有人性乃至良心的复杂存在。对韩少功个人而言，自“寻根文学”开始，他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深怀迷恋，但略有夸张的“先锋”和前卫姿态曲高和寡。《报告政府》大概是他为数不多的从“正面”挑战小说的创作。在这个把握难度极大的小说中，在对分寸、火候和节奏的掌控中，韩少功再次证实了他锋芒锐利的小说天才。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虚

构了一个魔术师意外死亡的故事，死亡就是止步。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令人恐惧和不可接受的了，但死亡又是不可拒绝的。迟子建没有渲染死亡的神秘及其细节，死亡对死去的人已经没有意义，所有的伤痛和压力是需要向死而生的人面对的。女主人公——魔术师的妻子的哀痛可想而知，但暗夜并不只笼罩在女主人公一个人的心头。于是，死亡幻化为一个凄美的想象，坚忍而决绝。葛水平异军突起，她的作品大都是中篇小说。她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对普通人生存或心灵苦难的体察感同身受。《浮生》即“活人”，现代或后现代的时间远没有流淌到西白兔村。“天下原本是一片太平”的呼喊，却不能改变一个青年被炸得天女散花般的命运。杨少衡的《该你的时候》的魅力，不仅是作家对官场生活、规则的熟悉，重要的是他提供的新的写作经验。官场奇观曾被反复书写，新的模式化人所共知，但杨少衡却在表象背后波澜不惊地发现了官场更为复杂的矛盾和机制，它更令人惊心动魄。

刁斗的《哥俩好》、晓航的《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孙春平《怕羞的木头》、钟晶晶的《我的左手》、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等，虽然题材不同，对当下生活切入的角度和感受方式不同的作品，却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当下中国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达了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这的确是一个文学成熟的时代。类似上述永准的中篇小说我们还可以选择许多。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坚持发表这些有艺术水准作品的杂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载体的危机是经典文学终结的另一种表征。但这一艺术形式还远没有到寿终正寝的地步，它就像一种终生难忘的口味，艺术趣味也是如此。今天我们不必以等级或阶级的方式去谈论它，因为已没有任何一种具有支配性的趣味可以横行天下君临一切。当严肃或高雅的艺术愿意以一种趣味的方式存在的时候，它也就获得了平常心而不再焦虑或怨恨。

2005年11月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目 录

2005年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

001/经典终结时代的成熟文学	孟繁华
001/报告政府	韩少功
083/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138/浮生	葛水平
183/该你的时候	杨少衡
237/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	晓航
285/哥俩好	刁斗
326/我的左手	钟晶晶
391/白水羊头葫芦丝	荆永鸣
436/怕羞的木头	孙春平
478/2005年中篇小说大事记	
480/2005年长篇小说备目	

报告政府

韩少功

—

那天晚上闷热。警察把我的朋友送进2号仓，把我带到9号仓门前。我还在回想朋友刚才回头时恐怖的眼光，就听到一声大喝：“进去！”

身后有关门的咣当巨响，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我在黑暗里摸索，瞳孔好一阵才慢慢适应昏黄的光雾；渐渐看清了这里的砖墙。房子高得像一口方方的竖井。沉淀在井底的一些活物醒过来了，纷纷坐起来，或者站起来。二三十颗人头中，年轻人居多，也有几张皱纹脸。他们大多剃着光头，目光一齐落在我身上，透出一种发现猎物时的饶有兴趣。

“又来了一盘菜。”有人打着哈欠。

“带了什么危险品？”这句话像是问我。

我摇摇头。

“你是不是冬瓜头的人？”

我还是摇摇头。

有人拽走了我腋下的棉毯。还有人开始翻我的衣袋，又在我的腰身和胯裆里摸了两把，一直捏到我的脚跟。他们肯定很失望，就像刚才搜我的警察一样，一边搜一边骂骂咧咧，气不打一处来。我真希望身上复杂一点，比方有成千上万的赃款被他们一举查获，起码也要有点凶器或者白粉什么的，让他们搜得顺心一些。我固然清白无辜，但总不至于乞丐一样可怜吧？可惜，我眼下偏偏就像个乞丐，很没面子，很没内容，只有刚领到的旧棉毯，一支牙刷也只剩半截。警察警惕一切金属物品，担心牙刷把也可以磨尖，长度足以抵达心脏，只给我一个没把的牙刷头。

“脱鞋！”这一声命令好像也冲着我来。

我的鞋子肯定也会让他们扫兴。鞋底里没有什么夹层。一双胶鞋好几个月没洗了，一定臭气冲天。

“对不起了，各位兄弟，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很不好意思。不过，过几天家里人会来看我的。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各位失望。今天请你们多多包涵……”我的声音哆嗦。

“你还懂规矩嘛。”一个小脑袋对我阴阴地一笑，“不过你今天搅了老子的好梦，早不来晚不来，老子一梦到表妹你就来！”

这能怪我吗？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光头，没见过这么多邪恶的笑。也许是太拥挤，还刚进夏天，他们全光着油汪汪的大膀子，喷发出一团团酸汗气，像一种半生半熟夹须带毛的咸肉刚出蒸笼。他们生活在蒸笼里，脾气想必都在高热和膨胀，哪怕是一句好话出口，都是凶狠狠的烙人。目光这么一盯，就能在我的身上戳个洞。咧开大嘴一笑，热浪就能在我脸上燎起火泡。这些阎王爷想收拾我那不就是捏死只蚊子？

“各位兄弟，各位大爷，我确实是冤枉，确实倒了大霉。是他们抓错了人。我不过是偷看了一下妓女。”

“这家伙偷看妓女！”有人大叫一声，引起再一次哄笑。

“我身体不好，从小就贫血，三岁得过脑膜炎，八岁得过肺结核，十八岁时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我信口胡编，想引起他们的同情。

“少啰唆，你在外面打什么工？”

“记者，实习记者。”

“那你是大学生？”

“当然。”

他们又笑。有意思，记者也坐牢，教授也坐牢吧？什么时候抓几个教授来，让我们也听听教授放屁，看是玫瑰屁还是茉莉屁。有人这样说。

二

我注意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一直伏在大床台的那一端，旁边有两个人正在侍候他，一个给他打扇，另一个在他背上按摩，把他侍候得皇帝一样，只差没站上几个太监和嫔妃了。这个人一身精瘦，撅着颗小屁股，背上和胳膊上有刺青文身，是梅花或鳄鱼什么的。一只眼混浊不明，还有点斜视，因此两眼放出的目光处于交错状态，一道正面射过来时，另一道朝右上方斜过去了，照着墙上一个堆放杂物的隔板。我注意到，犯人们笑过以后都把目光投向他，似乎在恭候指示。

他懒懒地说了句：“说话还乖巧，也会唱歌吧？”

我知道他交错的目光是在看谁。

小脑袋立即冲着我大吼：“问你话呢！聋了？”

“是问我吗？”

“当然是问你。”

“是问……唱歌？”

“就是！问你能不能唱歌！”

“能，当然能。”

“唱一个听听，唱那个莫斯科。”

床上又丢来一句懒懒的圣旨。

我还是犯糊涂，不仅没法对接发令者交错的目光，而且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莫斯科，是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什么意思？枪战片突然切换成烹调节目，夜总会里冷不丁分发儿童课本，一定是视频信号乱套了。几个犯人不容我检查视频，又冲着我大吼：大哥要你嚎春，你耳朵打蚊子？你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要我们给你提提精神啊？……有人揪住我的耳朵往上扯，朝我屁股踢了一脚，让我把腰伸直一点，把胸挺高一点。他们只差没有塞来一支话筒并且升起大幕。

可这哪是唱歌的地方？这里没有舞台也没有伴奏，甚至没有一口干净清爽的空气。这还是在地球上吗？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是否知道我在这个鬼地方？这还是在人世上吗？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此时正在何处？一天来的逃跑、抓捕以及审讯过去了，录像带快进式的让人眼花缭乱，我突然定格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一头扎进这个汗气滚滚的蒸肉堆里，已经身软如泥和心如死灰，哪还有心情走向莫斯科手风琴声声的郊外？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树叶在沙沙响

……

我不能不唱，不能不打开僵硬的口腔。眼下就算是要我在粪池里扎猛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只能闭着眼睛捏住鼻子往里扎了。我的音色和腹部共鸣一定镇住了他们，刚唱出两句，斜视眼就眼睛眨巴眨巴，一条缺水的鱼，在歌声的滋润和浇灌之下重新有了活气。他兴冲冲地在床上一跃而起，推开打扇和按摩的小伙计，找出一个笔记本，在本子里翻找着什么。也许是找到了熟悉的地方，兴起的的地方，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嚎上一嘴。虽然我紧

张得有些气短，声音有时也飘忽，但他并没有什么不满。后来我才知道，相对于我的跑调，他的声音更是完全大撒把，一声嚎上去，又一声嚎下来，再一声嚎上去，一辆没有方向盘的坦克，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横冲直撞，一再把我的旋律碾压得粉身碎骨。

唱！再唱！还有第二段，妈妈的你唱啊！他砸得很开心，眉开眼笑地再点一首《亚洲雄风》。等我唱起了头，照例不由分说地上来添乱，每嚎一句就重重跺出一脚雄风，发出吧吧的响声。这还不够，他把几个塑料饭瓢翻过来当做架子鼓，筷头在上面敲出鼓点，一扬手，筷头敲错了地方，敲到周边的脑袋上，敲得那些人或是吐舌头，或是做鬼脸，也嘿嘿嘿地跟着他发癫，放出一些牛喊马叫。

《妹妹你坐船头》更使他心花怒放，一身皮肉浪荡，把一条毛巾缠到头上，又用衬衣在衣襟里塞出两个大奶子，在床台上扭腰肢，撅屁股，抛媚眼，抹刘海，再加上一些洗澡搓背或者骑马扬鞭的动作。有个犯人把一只鞋子递给他，他就把鞋子当做话筒，拿出大歌星的爱心的，与台下听众一一亲切握手，包括把我的手也捏住摇了两下，赢得了全场的大笑和鼓掌——犯人们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拍他的马屁。

我没料到监仓里有这种疯狂，但暗自庆幸他们已经忘记了我，入牢时免不了的毒打，看来让我躲过去了。

高高监视窗上传来一声怒吼：“闹什么？吃多了是吧？伙食标准太高了是吧？”

大家朝窗口看了一眼，突然收声，各自偷偷溜回自己的床位。我还有半支歌在喉管里，也只能吞回去，迅速关机。谢天谢地，我关机了。一台多功能多碟位的肉质 CD 总算可以撒尿了。我喉干舌燥，头昏眼花，找到了我的旧棉毯，找到了我的一只鞋和另一只鞋，开始寻找厕所，再寻找今夜的容身之处。我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我跨过一些头脚交错的人体，蹑手蹑脚来到水池边的时候，哗啦一声，两个纸包砸在我的脚跟前。

回头一看，是小脑袋冲着我一笑。“强哥赏你一个夜宵！”

哇——周围几个面黄肌瘦的汉子都有狗鼻子，刷地一下坐起来，嫉妒的眼光在那些纸包上生根，口水的吞咽声丝丝入耳。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我来不及犹豫，更无心慷慨，两眼一鼓，喉头一滚，两块方便面，还有两支火腿肠，顷刻间就在我嘴里不知去向，连嚼都没有一个。我不相信自己已经吃过了，更无法知道方便面与火腿肠有何区别，只知道眼前的包装袋里确实已经空了。这就是说，我刚才吃过了。

“纸！”一个汉子大喝，指着我的纸袋。

我不知什么意思，把纸袋给他。

他接过纸袋，伸出灵巧的长舌，把纸袋里的面屑和油渍舔得干干净净。

到这时，事情算是彻底完结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其他汉子这才快快地躺回去。其中有一个大概馋得恨恨不已，装作伸懒腰，把我狠狠地踹了一脚。

我痛得好半天没有透过气来。

三

监仓里又破又脏，简直是个垃圾站，既没有后来才有的电视和电扇，也没有后来才有的电视监测眼。在大部分时间里，这里是没人管束的自由世界，打架放血是家常便饭，拉帮结伙弱肉强食也是必然结果，牢头也就应运面生。新犯人人仓，先得饱挨一顿杀威拳，从此服服帖帖效忠牢头，就是第一堂必修课。

我听说过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从进门第一刻起，我的膝盖就一直在发软，背没有伸直过，还差一点把尿拉在裤子里。我没料到几首歌把最恐怖的第一夜混过去了，没料到牢头是个世界上最不懂音乐的音乐狂，没有什么心眼，刚好掉在我的饭碗里。也许

我可以继续用唱歌稳住他。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看见了一个陌生的屋顶。过了好一阵，我才确证这是一个屋顶，是我往后天天要看到的屋顶。我拍拍脑袋，明白了自己身边不会有床头灯和电视遥控器，不会有牛奶和苹果，更不会有未婚妻的留言字条……倒是有一只男人的大脚，带着一圈脚气病白花花的皮屑，还有脚趾间触目的黑泥，横蛮地堵住了我的嘴。

你他妈的脚往哪里放？我正准备开骂，突然想到昨天晚上猛踢过来的脚，就是这只脚吧？莫不是哪个杀人犯脚？这一想，我再次避开它，宁可忍气吞声，不能惹是生非。

在脚的那一边，亮了一整夜的那盏昏灯之下，人影晃动着。有洗脸的声音，水盆相撞的声音，还有各种骂人的粗话，更有大小便噼里啪啦的喧嚣。我忍不住鼻子一酸，心想事情怎么成了这样？我好歹也是个大学生，好歹也是个发表过作品的歌坛新秀，甚至还快混成局长的乘龙快婿了，怎么一晃眼就睡在这大小便的声音里？我不会永远睡在一个公共厕所吧？

天啊，我当初不该去华天宾馆。我不了解小余他们，真以为他们只是去看看妓女，不知道他们是冒充警察敲诈勒索。我看见他们从宾馆大门里仓皇逃出，在一片“抓骗子”“抓骗子”的喊声中跑得比老鼠还快。其实，当时我应该继续挑选我的歌带，继续喝我的可口可乐，不该跟着他们乱窜。我没诈钱，跑什么跑？有必要跟着他们跑吗？那一刻我肯定吃错了药，无异于做贼心虚，自跳火坑，送目标上门，刚好被真正的警察抓了个正着。要命的是，我皮包里有一支走私手枪，虽然只是玩物，虽然在我手里从没真正用过，但成了这个案件最重要的物证。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有两个同案犯逃脱了。在把他们抓获归案之前，在他们能够证明手枪的来龙去脉之前，我浑身长满嘴也没有用。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时刻祈祷他们早一点落网归案，虽然这种祈祷很